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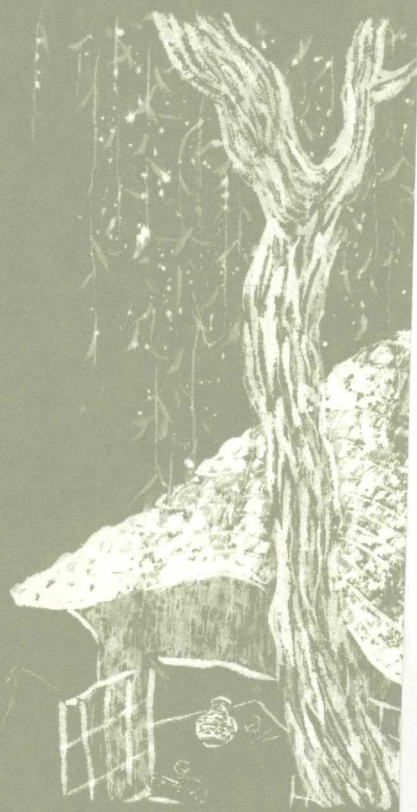
沐斋
著

温文 尔雅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溫文爾雅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温文尔雅 / 沐斋 著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9.8

ISBN 978-7-5325-5380-8

I. 温... II. 宁... III. 尔雅—通俗读物 IV. H131.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05368号

责任编辑: 吴长青

装帧设计: 黄琛

技术编辑: 富强



温文尔雅

沐斋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

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18

印张 12

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300

ISBN 978-7-5325-5380-8/I·2122

定价 28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读沐斋《温文尔雅》

温文尔雅，是个形容词，多半用以形容君子的风度，有时也描述文章，说某人文章尔雅。

沐斋文如其人，均是温文尔雅的。温柔敦厚诗之教，这个温字便极难达到。文，则是说它文雅又有文采。文采之采，本有绚丽之意，但写文章不难于繁彩富艳，而难于采缛藻绩之中动合雅度。沐斋之文，就有这个特点。

至于尔雅，在温文尔雅这个词里，或许只是表示着雅的意涵。不过，沐斋别具心裁，竟真由《尔雅》发展出一篇篇散文来，令人眼睛一亮。

《尔雅》号称五经之笺键，乃训诂之渊薮，是对各种物事的解释。释天、释地、释宫室，本是讲汉学考证者的基本依据。沐斋则就历来训诂家对草木鸟兽虫鱼等的解说敷衍引申，或缘情言志，或析理论事。

但其路数其实不是由《尔雅》来，而是从《诗经》来。孔子即曾说过读诗之法可以由“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”入手，后世陆玕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、蔡卞《毛诗名物解》、许谦《诗集传名物钞》等，蔚为一大门类。不过那些书大抵仍是考释语言、分辨名物，跟考证古鼎彝器物相似，文趣不多。近世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建议由此发展出“名物学”，认为可做衣服考、饮食考、工艺考等，亦未谈到可由这些考证材料来帮助文章的事业。沐斋才重新回到诗的传统，藉物起兴，由考证舟、烟、乌贼、螽斯、牡丹、梧桐、棠棣、杨柳、螭子、覆盆子……来表达他对人生世相的看法，让这些名物再度成为文学。

我很喜欢这种写作进路，也喜欢他温雅的文风。本拟就此再多予深论些，然旅途之中不容肆笔，便如此简单谈谈罢！

龚鹏程

己丑酷暑，谨识于山巅水涯

风子斯文

——序《温文尔雅》

我与风子相识，倏忽光阴三载。

三年前的初夏，新浪邀我开博客。开博不久，便有一位署名“泊之”或“风子”的客人经常惠顾我的“客厅”，留言中的所议所论不仅洋溢着思想的帅气，而且透着这个时代难得的斯文。对这位文质彬彬的独特客人，我有一种想了解的好感，但还是打住了“请问”，只是因此努劲儿寻隙回访，以期不失“礼尚往来”的斯文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往来。

他的“客厅”打理得真好。诗、书、画、文，琳琅满目，文采郁郁，都是清一色的自家作品和自家面貌，且常更常新，以至宾客如流、人气旺盛，赫然留下天文数字一般的点击率。他还在网上围了一个“圈子”，自做“圈主”，发起所谓“新士人运动”，邀同僚切磋交流“士人精神”，他说：“当代的士人，应该拥有精神的饱满和心灵的自由”。

对我这种年龄的人来说，坚持blogging是件颇为奢难的事情，因为得花极多的时间才能弥补打字和操作方面的笨拙，所以几个回合下来，我就失掉了“斯文”——来多回少。好在风子善解人意，主动提议由网上改到地面相见——至少于我而言这是个“奇遇”，因为网上的故事，一般只限于网上。然而，我和风子，却例外地把故事延展到了网下。

地面上一晤，嘿，人如其文，好一个文质彬彬的帅小伙——北人南相，说的就是风子了吧！比之于网上那个自谓“浪理个浪”的“浪漫主义者”，生活里的风子是一个有很强责任感的现实主义者，或如他所谓的“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者”。他不仅于工作兢兢业业，还非常孝敬高堂、提携小妹，在难能的“忠孝两全”中努力作为。说实话，我非常欣赏这种有理想又践行、既奉公也

004



事亲的人格。

风子天资聪颖、性情温和，有良好的家学陶养，且勤奋自持、好学向善，养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斯文气质、风流气度。他精研文人四艺，职场之外，于诗文书画方面特别用功，并有可喜的成就，是名副其实的当代才子。

风子作文，没有太多的雕琢，夹叙夹议，娓娓道来，文风意象清新空灵，散淡的笔致中透着悠悠的清隽之美；风子习书，师魏碑，学苏黄，临八大，结体中收外放，用笔率性流畅，笔势生动而有爽爽风气；风子绘画，纯然文士自娱一路，了无功利挂碍，任凭书法用笔随意写来，画里尽是一己恬淡而活泼的生活，充满盎然现代情趣。

儒士崇尚“据仁游艺”，风子的作品格调不俗，因为他胸怀器识，腹有诗书。风子的画几乎不画古人，但韵致又何曾远离古人？那份情怀反是益加生动真切。古人赞赏文人画逸品之高妙：“令观者兴趣深远，若别开一境界。”（李修易）读风子的文与画，我们时常有会心的惊喜、真诚的愉悦，因为那些作品是活的，有生机，有思想，有禅趣。

该书写的画的尽是花鸟草木虫鱼，却无一不是在写人心、写情感、写文化、写事理。位尊儒家十三经之一的《尔雅》，在宋朝，成为宋徽宗钦点的国家画院师生的必修课。为什么要求画家熟读《尔雅》？这个问题大概也值得当代的人们深思。

风子用“尔雅”方式写自然、写社会、写人生的几十篇文章和一些书画之作，这就结集出版了。我为他取得新的成果而高兴。姑且为序的这些文字，未必切合文集内容，不足以导读风子的著作。中国人素重人文关系，人有斯文，《温文尔雅》何尝不是。相信读者读得出来。

吕品田

2009年7月19日于北京

中国艺术研究院

005





目 录

序一 / 003

读沐斋《温文尔雅》……龚鹏程

序二 / 004

风子斯文——序《温文尔雅》……吕品田

草 / 001

的、烟、葵、艾、覆盆子

木 / 029

栩、杨柳、蒲柳、白杨、梧桐

虫 / 067

小强、螳子、螽斯

鱼 / 083

鱼甲、活东、乌贼

花 / 097

荣华、木瓜、牡丹、棠棣、苹果

鸟 / 135

鸪羽、春锄、啄木、燕、狂

其他 / 183

眠、卧、逵、舟、翠微

跋 / 205



的
烟
葵
艾
覆盆子

的

的，藪。

——《尔雅·释草》

002



“的”在古代也写作“昀”，从日，意为鲜明，有时候用来形容美女的嘴唇。你看宋玉《神女赋》的这句：

眉联娟以蛾扬兮，朱唇的其若丹。

就是说，仙女虽然不用美宝莲，唇部照样熠熠生辉。今人所谓唇彩不过如此，可惜迄今为止尚无一家现代化妆品公司将自己生产的唇膏命名为“的”。和大多数“日部”的汉字一样，“的”的本义其实是“白”和“光明”，进而引申出鲜明、亮点、子、籽粒等丰富的含义。由此，《尔雅·释草》的这段解释就更易理解：

荷，芙蕖。其茎，茄……其实，莲；其根，藕；其中的。

古人对荷花如此熟稔和喜爱，以至于给荷的每一部分都单独命名，不厌其烦——荷又称芙蕖，荷梗叫做“茄”，荷花叫“菡萏”，莲蓬叫“莲”，里面的莲子就是“的”。除此之外，《尔雅》又给出了莲子的另一个称谓：“的，藪（xí）。”莲子又名藪，“藪”和“昀”的古音差不多，或许就是一个字的不同写法。

莲子的雅号可谓命运多舛——“藪”已基本消失，“的”却广泛地生存，尽管早已是风马牛不相及。读音、字义和用法一变后，“的”成了现代汉语中运用最广泛的汉字，也算新文化运动缔造的奇迹。

从美女的芳唇到荷花的莲子，美好的“的”现如今半点诗意也无。但是，“的”

还是和美好的感觉有关，起码，我们管一切食物叫做“吃的”，至于珍馐美味那便是“好吃的”。莲子的确是一种好吃的东西：莲蓉、莲子粥和糖莲子；此外，“的”还可入药，莲子又名莲心，中医也称为莲薏，能够收敛强壮，补中安心。但凡老人妇女儿童心躁失眠者，食莲子即能安心宁神。

莲的药用价值与它的外观确实表里如一。不光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赞美它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在佛教里更是奉莲花为圣洁之物，所谓一花一世界，莲作为花之君子，似已达成中外共识。就像火红炽烈的咖啡豆可使人兴奋，洁白安详的莲子让人心旷神怡。

正如荷花有白荷红荷之分，莲子也有白莲红莲之别。虽然据说红莲熬粥更具滋补效用，但相对那种把饱满圆润的莲子扔到黏黏的糊状物里，成就一锅之天下，我更愿意享受手把莲蓬，一粒粒剥出来品味的欢乐。辛弃疾笔下“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”，描绘的是一派天真的清平之乐，而那首著名的古乐府《西洲曲》，表达的却是纯洁隽永的爱意和哀而不伤的淡淡春愁：

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。低头弄莲子，莲子清如水。

荡舟采莲的女子深深怀想着她远游的爱人，倾述起来却是如此含蓄，那份情感的牵挂如烟似雾，若有若无。从此以后，莲舟便成为一个文化意象，承载着无数才女的情愁。一代才女李清照，这样抒写对夫君的思念：

红藕香残玉簟秋。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

红藕指的当然不是藕，而是花。虽然《尔雅》叮嘱人们，荷的根、茎、叶、花朵、果实各自有那么多专有名词，可稍后的古人就已经没了那份耐心，随便拈来一个字眼，都是指荷花。不过这倒正合了禅宗的本义，来看下面这则公案：

僧问智门：莲花未出水时如何？

智门云：莲花。

僧云：出水后如何？

智门云：荷叶。

中国的禅并无神秘，看主客言语交锋，你来我往，云山雾罩，如食春笋，



剥开了外衣，转头倒卧，咀嚼一番，无非两个字：机智。按照演员范伟的理解，就是高雅的脑筋急转弯。

就事论事，有一说一，那是俗人的做法。高手过招，绝不拘泥于此道。所以虽然是沙门僧客说道，也不必囿于佛理。你若偏向佛经中钻，反倒入了旁门。禅宗所论所言，其实都是日常生活的白话。生命的本质在于虚妄的真实，落脚点，其实还是真实，离开地球，弄什么都是空穴来风，无论对语言本质，还是生命价值，都毫无裨益。

和尚问智门法师，莲花未出水时是什么？智门的回答是：莲花。若讲事实，莲花出水之前，莲花只是个假设，有的只是莲藕。但莲花实际上是个先验的存在。因为莲花之所以为莲花，是因为它诞生在莲藕上，依托于藕这个本体。倘若开在土豆上，那就是马铃薯花，长在树根旁，那可能是蘑菇，或许是狗尿苔。

惟名不同而已，其实质都一样。所以莲花就是莲花而已。按照符号学的理解，莲花也只是个漂浮的能指。它的名称是人为设计的。如果当初莲花就叫做土豆，那么也并无不同。但是因为莲寄寓了庞大渊博的文化元素，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文化载体和观念的媒介物。所以人们往往认为莲花这个字要比土豆这个字高尚和纯洁。哪有这回事？

陈胜站在雨水泥泞的阡陌间，振臂高呼：“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！？”有种吗？没有种吗？王侯将相或本无种，可以是土豆，也可以为莲花。但是，当马铃薯花开放在水面上，人们必然轻叹道：多美的莲花啊！区别仅仅在于人们肉眼所见，嘴巴所云，心思所想，千夫所指。

一旦莲花开出了水面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那当然就是莲花了。然而智门却话锋一转脱口道：荷叶。所谓见花不是花，见叶不是叶。其实智门的心里，实在是将那叶与花看作一物的，但他偏要指鹿为马，提醒梦中人。不着于象，色不异空。从大千世界眼光来看，就连莲花与土豆都没有差别，更何况同生于莲藕的花与叶呢？

当人们不知道那个叫范伟的东北爷们儿是哪根葱哪头蒜时，范伟就已经是范伟了。当范伟和赵本山站在一起浮出水面时，范伟还是那个范伟，但是在人们眼中，范伟不再是范伟了。尽管从前的范伟什么样，大家并不知道，也不必

知道。

也许，荷叶比莲花更真实。但是，真实的未必是人们想要的。毛姆的《月亮和六便士》里写到一个画家，很意外地，由于风流绯闻而声名鹊起，润格飞涨，他儿子感到恼怒，澄清了父亲的清白，于是再次很意外地，画家的作品跌入谷底，无人问津。

生在尘世的莲花，每一朵都有它伤心和快乐的理由。然而荷叶安慰莲花的动作和声响，很少有人听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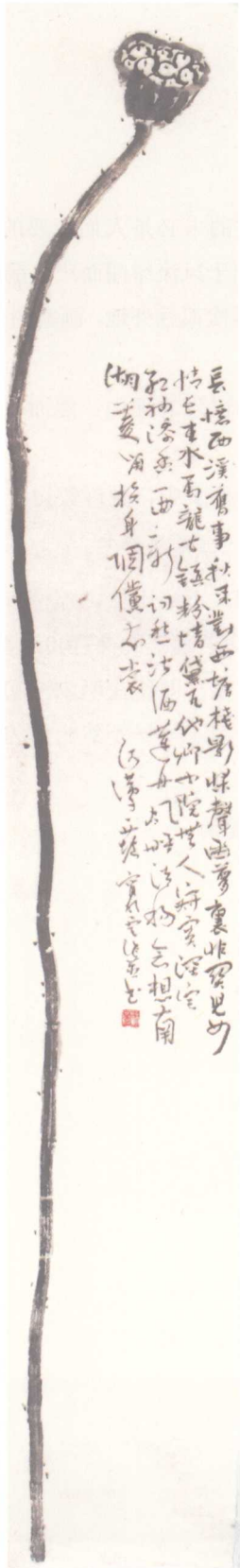
八大山人在1693年前后书写的一通行楷册页中，题诗数句：

一见莲子心，莲花有根柢。若耶擘莲蓬，画里郎君子。

书法显示出八大一贯的沉静凝练的笔调，不疾不徐，那份有力而朴素的宁静和生命律动的气息，透过纸背扑面而来，宛若莲花的禅意和清香。

作为莲子的“的”早已隐遁入历史的尘埃，即便在明末清初的八大之前的之前，就已经不常用了。不过也幸好它不常用了——不然当作为主人的你向宾客们宣布这句话时他们该作出怎样的神情：

“今天我请大家吃的这种好吃的吃的就是的……”



長憶西溪舊事，秋來對飲西塘。棧影桡聲幽夢
 情在車水馬龍古鎮，粉牆黛瓦他鄉。
 紅袖添香一曲新詞愁沽酒，蓮舟風畔清揚。
 念想南湖菱角，換身個儻衣裳。
 何滿子·西塘 寧風云作并書

何满子·西塘

款题：

长忆西溪旧事，秋来对饮西塘。棧影桡聲幽夢里，非关儿女情长。车水马龙古镇，粉牆黛瓦他鄉。小院无人寂寞，深宅紅袖添香。一曲新詞愁沽酒，蓮舟風畔清揚。念想南湖菱角，換身個儻衣裳。

何满子·西塘。宁风云作并书。

印章：

沐斋（白文）

烟

啮，彫蓬。

——《尔雅·释草》

烟酒茶不分家，可是烟远没有那哥俩幸运。酒与诗意相伴，茶与文化相随。香烟没能名垂青史，反而惹人歧视，从根本上来说，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，这是件悲哀的事情。

酒文化源远流长，茶文化紧随其后，历代文人墨客浸淫茶酒，挥毫泼墨的文本和典故不可胜数。香烟呢？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时，既属舶来品，又姗姗来迟，来得不早没关系，偏偏来得不巧。

16-17 世纪，烟草兵分两路传入中国。南路约 16 世纪中期由吕宋（菲律宾）传至广东、福建；北路约 17 世纪初由朝鲜传至东北。其时在中国已经是明季，按照黄仁宇所持的大历史观视角看待，已是中华第三帝国的中晚期。可以设想，如果烟草哪怕稍早一点点，有幸生于两宋，其形象、地位与命运，呈现别样的面貌是大有可能的。

相对于别的朝代而言，宋代的士大夫待遇好，养尊处优，有更多的精力和闲情倾注于闲事。虽然贺知章李白那些人也沉醉美酒，号称饮中八仙，但是唐朝，时代的主流是高歌猛进的，它所呈现的文化特质也是宝相庄严，四平八稳：书法虽有笔走龙蛇的癫张狂素，但到底以宽博雄壮的颜真卿为代表；绘画纵有逸笔草草的文人画鼻祖王维，却终归以威严逼真的人物画尤其佛像妙手吴道子

007





为圭臬；诗歌虽有太白的风流超迈，但还有个无比沉郁的老杜铁着脸在那挺着。一句话，颜、吴、杜才是主旋律。

而宋代完全是另外的景象，仅拿酒来说，宋代文豪没听说不好这口的，不但好这口，诗篇里更是少不了。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“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则矣”，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。苏轼更不必说，诗词，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，一醉而成千古名句；书法，《黄州寒食帖》，一醉而成“天下第三行书”；文章，前、后《赤壁赋》，酒气弥漫于山高月小、东方既白。所以，我可以断定，假若老苏这帮人遇到香烟，一定会爱上它，一定大有文章可做，香烟的形象将大为改观，《后赤壁赋》将应运而生，“点烟临风”大概点不着，但“拈烟问青天”是完全可以实现的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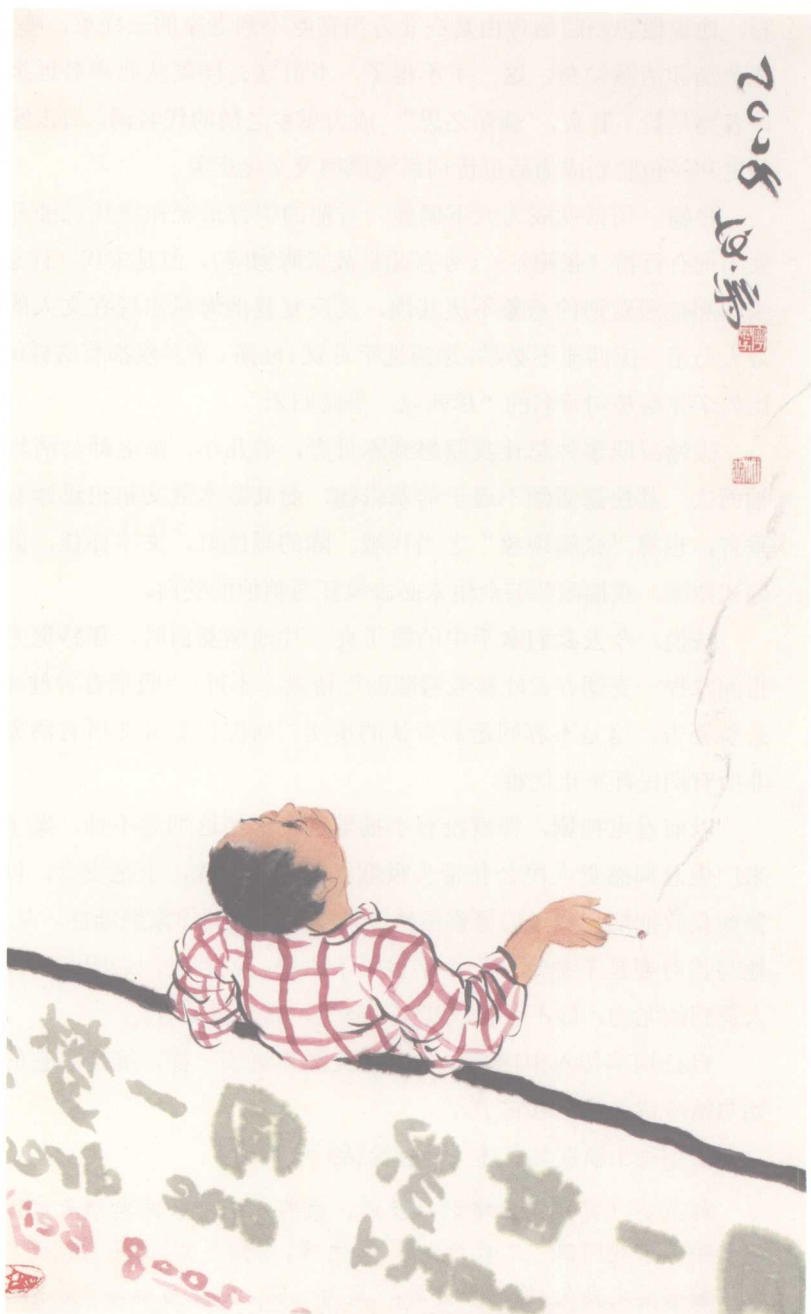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香烟最初传入时，并不叫烟，而叫“菰”，完全是符合“信、达、雅”的音译：淡巴菰（tobacco）。《尔雅》及其后代的注释者中当然都不可能有关于烟草的记载，但是关于这个“菰”却隐含地存在，而其所指的则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。

菰，就是今天菜市场里常见到的茭白。《尔雅》中称其为“𦵏”、“彫蓬”。然而最早的时候人们食用茭白的方法和今人完全不同，人们吃的仅仅是它的种籽——菰米最开始跟大米高粱小麦等五谷杂粮一样，是被华夏先民奉为主食的。但很快人们发现侵入了特殊细菌的菰米嫩茎作为蔬菜更为可口，于是菰退居二线，成为副食，其名称也真的名副其实起来：“𦵏”，有口感，有声效，形象而生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菰绝非泛泛之辈，它可不像假借其名的烟草的命运那般凄楚，菰是个十分有文化意蕴的象征符号，其声名显赫，几乎不在茶酒之下。

这份功劳要记在晋人张翰的身上。《晋书·张翰传》：

翰因见秋风起，乃思吴中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，曰：“人生贵得适志，何能羁宦数千里，以要名爵乎？”遂命驾而归。

该故事也见于《世说新语》。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，苏州人张翰在洛阳为官，官当得怎么样我们无从了解，但是张翰做了一件使他名垂千古的事情，那就是辞官归乡。按说文人辞职屡见不鲜，不是啥了不得的壮举，正符合孔子所谓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主张，但是张翰避世的借口很精



2008

款题：

2008.沐斋。

印章：

宁风子（白文）

沐斋（朱文）

鱼（肖形印）



彩，他说他想归隐的理由是在北方当官吃不到老家的三样菜，哪三样菜？茭白、莼菜汤和清蒸鲈鱼。这一下不得了，不但这三样菜从此声名远播，后代以此入诗者更是数不胜数，“莼鲈之思”成为思乡之情的代名词，而张翰、秋风、菰菜、莼羹和鲈鱼脍则成为后世诗词语境原型及文化意象。

张翰一句话就成为天下偶像。对他的崇拜最晚在唐代已经开始了，书法家欧阳询有行楷《张翰帖》（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），但是宋代（注意，又是宋代），张翰和他所营造的意象不厌其烦，反反复复地海量出现在文人的诗篇里。二流诗人乃至三流四流不必举，顶级选手苏轼、陆游、辛弃疾都有这样的“茭白之作”，比如辛弃疾那句著名的“尽西风，季鹰归未”。

张翰辞职事件总让我联想到陈丹青，前几年，陈老师与清华美院绝尘，拂袖而去，其快意潇洒不逊于前辈张翰，而其数本散文集也迅速惹来大众追捧和垂青，也算“张翰现象”之当代版。陈的画绝好，文字亦佳，但若少了这份张翰式做派，我揣测芸芸众生未必去疯狂热啃他的茭白。

按说，今天我们拿手中的筷子夹一片油焖茭白时，那感觉无论如何比不得指间拿捏一支烟吞云吐雾般朦胧而近诗意。不过，“吸烟有害健康”是世界性的公益警告，这是不容回避和否认的事实。何况正如并非所有酒鬼都能作诗，并非所有烟民都举止优雅。

以前看电视剧，警察没有不抽烟的，好像这烟卷不抽，案子就办不好，后来广电总局感觉人民公仆带头吸烟社会影响欠佳，于是责令，以后拍剧，不准警察叔叔抽烟！戏里的警察虽然不抽了，写戏的作家继续抽。某名作家就说过，他写作时要是不抽烟，一个字也码不出来。说到底，烟跟酒一样，也是促发文人灵感的尤物，妙不可言。其实这感觉，古人早就有。

自打烟草传入中国起，与对待美酒和清茶一样，染指了它的文人墨客就开始热情吟诗作赋讴歌它了。

清朝王士禛在其著述《分甘馀话》中写到：

韩慕庐（莢）宗伯嗜烟草及酒，康熙戊午与余同典顺天武闱，酒杯烟筒不离于手。余戏问曰：“二者乃公熊、鱼之嗜，则知之矣，必不得已而去，二者何先？”慕庐俯首思之良久，答曰：“去酒。”众为一笑。后余考姚旅《露书》：“烟草产吕宋，